

鄉



訊

2024
November
十一月份



秋天到了！ Holiday Season 也即將開始！

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 2024 年十一月理事會公告

更正啟事：十月份鄉訊報導「中秋節慶祝會紀實」文中的鋼琴演奏節目，將表演曲名 Khabhaye Talalee 誤植為表演者姓名。這位天份洋溢的表演者是同鄉林淑娥的外孫 Kamron Badiozamani，中文名林書豪。謹此向書豪及所有家屬致歉。

編輯室報告

- 下期（12 月份）鄉訊將於 11/30/2024（六）編排，截稿日期是 11/26/2024（二），敬請如期踴躍賜稿，來稿請用 Word 文檔（不接受非 Word 檔案，例如 PDF）。
- 本期鄉訊內容可在以下連結閱讀：www.taiwancenter.com/sdtca



伸展操週年慶的驚喜！2023 年十月開始，健身教練 Patty 每週三的一小時伸展運動，幫助大家減少肌肉痠痛及受傷風險並增進身體協調、平衡及靈活性。衷心感謝一年來 Patty 的教學和同鄉的支持！

The rise of strongman syndrome in politics

James J.Y. Hsu 許正餘

The recent arrest of a prominent politician who led a third party to run for the presidency in Taiwan is a wake-up call for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like. Re-examining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and the national conscience is necessary to figure out why society is not providing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a great statesman, but instead a corrupt strongman.

It is unfortunate the strongman syndrome appears to be an ascending trend in the world, and this case is no aberration.

There could be several areas of concern: the leader himself and his subordinates, the oligarchs, the devoted followers and the judiciary.

For a highly intelligent person — a professor and a medical doctor — politics is not supposed to be his cup of tea, let alone the wheeling and dealing. However, an unjust power easily indulges a person in lust, pride and greed. That is why it is never enough, and would only lead to a tragic end. Unconstrained power is like a black hole, which accumulates even more power until nothing survives around it.

The first thing to consider when looking at a politician is his core values.

A responsible person would retire, resign or retreat when the duty is overwhelming, as clearly demonstrated by the graceful exit of the US President Joe Biden, who has revived the chances for Democrats to win the White House. He is a patriot in contrast to those who do otherwise.

Not knowing or not being involved with what subordinates were doing is the worst excuse that could be made by a leader, who should have proclaimed “the buck stops here,” as former US president Harry Truman did.

Not being in attendance is not proof of innocence. As Mahatma Gandhi said: “The world has enough for everyone’s need, but not everyone’s greed.” Worse, just a few power-hungry leaders can turn a country or even the world upside down, as power can be intoxicating, especially when it is unconstrained.

While some subordinates in this case appeared to have stood firm in resisting demands to move illegal proceedings forward, the others enabled them through submission or for monetary and political gain.

The gold mine created by corrupt leaders and oligarchs at the expense of public interest is a “ring of power” that drives people crazy. For a strong man or woman, money is a stepping stone to more power, but for a businessperson, power is a stepping stone to more money.

In Taiwan, the punishment for offering a bribe is less severe than taking it, but few people can resist temptation. A three strikes law should be considered, with severe punishment for those who offer multiple bribes.

It is totally understandable that enthusiastic followers want their leader to win elections. Social media further amplifies the influence of a populist with a substantial following given the euphoria in cyberspace and beyond.

It is however important for the public to examine candidates carefully by “not only listening to their words, but also watching their deeds.”

The popularity of this third party appears to have plummeted. That shows that freedom of press is at work and remains strong in Taiwan, and the general public is capable of handling the truth, as it is not too late to “repair the shed after the goat has escaped.”

Prosecuting a prominent politician is one of the toughest tasks in Taiwan or elsewhere. The burden of proof falls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judiciary.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but it takes an entire nation to shape up a politician.

James J. Y. Hsu is a retired professor of theoretical physics.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aipei Times Editorial:

<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24/10/05/2003824799>

台文與中文之比較 (六) 字詞用字不同

陳瑞祥

各地方言總有一些各自方言使用的特殊字詞，從廣東話來看，有不同於中文的用詞，例如：「唔該晒」：非常謝謝，「呢箇地方」：這塊地方，台語也不例外，一樣有不同於中文的用字和用詞，於2021年2月在《聖地牙哥鄉訊》裡「台文與中文之比較」曾經介紹，如今再作說明與補充。

舉例說明：

台文	中文	台文	中文	台文	中文	台文	中文
四界	四處	受氣	生氣	物件	東西	之子	這人
生理	生意	吃酒	喝酒	索仔	繩子	莫	不
所在	地方	緊事	急事	果子	水果	伊	他

台文“界”指特定範圍，「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封神演義·第二六回》，欲界、色界、無色界，有情衆生攏在三界中也在五行中。道教的說法指的是天、地、人三界，金木水火土五行，總的來說，就是我們這個世界，或這個宇宙的範圍。

“生理”「且歇這三日生理不去賣油」《醒世恆言·卷三》。「作藥舖生理」《白蛇傳·P.34》。

“所在”「那所在也不是王侯第宅」，《西遊記·第七三回》。「真好個所在」《紅樓夢·第十七回》。

“果子”「在家開個果子店」《醒世恆言·卷七》。「果子」《白蛇傳·P.57》。

“索仔”「拿來索子」《水滸傳·P.548》。「用縛妖的索網住」《封神演義·P.501》。

“物件”「（曹操）待徐母如親母，時常餽送物件」《三國演義·第三六回》，「他家中所有物件」《初刻拍案驚奇·卷十九》。

“受氣”「說他，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紅樓夢·第五八回》。

“吃酒”「可吃酒麼？」《醒世恆言·第六回》，「照舊吃酒」《西遊記·第三十回》。

「吃過酒，拿出五十兩銀子、一封書來」《儒林外史·第三八回》

“緊事”「玄德驚問曰：有甚緊事？」《三國演義·第二一回》，「上不緊，則下慢」《儒林外史·第十六回》。

“伊”「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感遇·其四》張九齡，「伊人在水一方」《蒹葭》先秦佚名。

“莫”「勸君莫結冤，冤深難解結」《醒世恆言·卷二二》，「司馬師專制朝權，羣臣莫敢不服」《三國演義·第一百九回》。

“之子”「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徑。」《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孟浩然，「興盡方下山，何必待之子。」《尋西山隱者不遇》丘為。

台文和中文也有許多用詞相同的句子，例如，保持，冷靜，如何，部門，利益，希望，威風，豐富，價值，超過……等等。

改變一生的一篇論文(下)

唐望

聖地牙哥通用動力公司 (General Dynamics Convair Division or GD/C) 的面試在 1984 年 7 月 19 日，於是在前一天從波士頓飛到聖地牙哥，入住 Mission Valley 的 Hanalei Hotel，由於東西兩岸有三小時時差，可用多出的三小時來適應環境。

先到當時號稱是全國第一家的 Fashion Valley Mall，買了一塊木牌當紀念品，上面畫有一位英俊的男士，跪在地上用抹布擦地板，旁白寫著：I am the boss of this house and I have my wife's permission to say so。這個紀念品後來隨我搬到聖地牙哥，一直掛在家中，直到房子賣掉，換成小一點的房子才被打入冷宮。

面試當天一早打開電視，所有的電台都只報導前一天發生在聖地牙哥南邊，鄰接墨西哥 San Ysidro 的麥當勞餐館發生的慘案。原來一位 41 歲的行兇者 James Hubert，在餐廳內用槍殺死了 21 人，另外有 20 人受傷，整個過程在歷時 77 分鐘之後，兇手被聖地牙哥警察局 SWAT Team 的狙擊手 (sniper) Chuck Foster 從遠方

開槍擊斃。其實案發三天前，這位兇手就曾向他的妻子 Etna 表示，他懷疑自己心理問題，因此兇手被視為單一的孤鳥行為，找不到其他該究責的對象後就不了了之。此槍擊案在當時是美國有史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一件。

由於 San Ysidro 的恐怖槍擊案，我懷著忐忑的心情，進入 GD/C 位在 Kearny Mesa 的總部接受面試。整個上午從頭到尾只見到一位人士，談話都是繞著槍擊案打轉，他沒有要我介紹我自己，也完全沒有談到我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 所發表有關戰斧型巡弋飛彈 (Tomahawk Cruise Missile) 的論文，連午餐都沒有請客，就草草結束。

因為我連他的名片都沒有，面試後的感謝信無從下筆而省略。這真是一次超級精簡的面試，我完全不抱任何期望。回到波士頓和牽手報告面試的過程時，她有些失望。幸好不久之後就接到那位獵頭人 (head hunter) Stan 的來電，說 GD/C 正在準備一封信 (job offer)，要我靜候佳音。

果如其然，幾天後就收到一封正式的通知，厚厚的一疊，除了薪資有顯著增加之外，GD/C 提供一家四口遷來聖地牙哥的旅費，所有自住房子買賣所需的仲介服務費，和報到前飛來聖地牙哥的找住房 (house hunting) 的旅費。

當時最高興的莫過於牽手了，我念書做事附近都沒藥學院，她只得念電腦碩士，設計飛彈軟體。她已經在雷神 (Raytheon) 公司當了兩年的軟體工程師，每天看雷達掃描，分辨敵我戰機打來打去，只是為五斗米折腰，並不快樂。加州政府承認她台北醫學院藥學系的學分和畢業證書，可直接報考藥師執照。當時她已經取得紐約州的藥師執照，然而紐約州沒吸引力。一位命理師曾說她的生辰八字是「藥命」，這也真是她唯一的志願，她不怕考試，只怕不讓她考，於是我們決定搬家。

從波士頓到聖地牙哥距離三千英里，得從長計議。首先我們連絡 1981 年從波士頓遷居到聖地牙哥的吳光勇和李美保夫婦。在波士頓的時候，我們都參加李秀全牧師的波士頓郊區華人聖

經教會(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李秀全牧師是我景仰的長輩，也是我當時心靈的導師，對我照顧有加，我也是他可以隨傳隨到的小幫手。記得有次他要我有空時到教堂閣樓(attic)新裝電燈，而我卻在他正在講道時，偷偷的到閣樓敲敲打打，以為下面聽不到，造成李牧師講道的干擾，而我茫然不知，真是糗大。還有一次要我檢查他的方型福斯汽車(VW)的除霧裝置，我也很快的解決問題，不辱使命。

我們在 1984 年 10 月初到聖地牙哥來買房子，先到住在 San Carlos 的吳光勇和李美保夫婦家拜訪，他們家在聖地牙哥市最高山 Cowles Mountain 附近，學區很好，有一個猶太會堂(Synagogue)，是一個猶太人集中的地方。他說在半山腰和猶太會堂同一條街上，有一個新的社區正在蓋房子，建議我們去參觀。(註：吳光勇夫婦 1981 年在華人傳道會成立國語堂聚會，後來成為全職牧師，夫婦一起到西伯利亞，俄國海參威，阿根廷，智利……專職傳福音。)

於是我們第二天到了樣品屋的接待所，在那裡看了四間樣品屋，個個都很摩登新式(contemporary)，和我們在波士頓 Winchester 想蓋

的新房子很像，於是我們就到房屋要蓋的現場去看。當時正在進行第三期、也是最後一期的整地工程，一共有十幾塊地可以讓我們挑，其中景觀最好的兩塊已經賣掉，這兩塊地相鄰，其中右邊的地，已被這土地開發案的建築師相中，準備自己蓋一棟五千呎的豪宅。於是我們就選了他右邊的那塊地，景觀也很好，和建築師當鄰居。

建商有四種不同房屋樣式供選擇，大小從 2,000 呎到 2,400 呎，每種都有現代風格挑高天花板(cathedral ceiling)，這在當年是劃時代的創舉，日後的新房子都因為它受歡迎而如法炮製。我們選了四種中第二大、也是第二貴的房子，四房三衛約 2,300 平方呎。價格大約是二十幾萬，幾乎比我們波士頓的房子貴一倍，真是吃不消！

新房子要等半年之後才會蓋好，我們在新家附近租了一間兩層連排屋(townhouse)，租約到期後，可用租金當頭期款購買，但是後來發現房子地基有鬆動的問題，我們並沒有買它。圓住新家之夢，快樂得夢中都在偷笑。

牽手當時在波士頓雷神(Raytheon)公司負責設計分辨敵我交戰對策的軟體，

她在下榻的旅館看 San Diego Union Tribune 有兩家公司的徵才廣告，於是就打電話去應徵，兩家公司都邀請她去面試，而且都當下立刻錄取，讓我羨慕不已，覺得我走錯行了。最後她選擇到 Sorrento Valley 的 Logicon 擔任 Member of the Technical Staff，和我在 TASC 的頭銜一樣。

那個年代，國防工業領域的女性從業人員稀少，算是天之驕女，是大公司急欲爭取的對象。牽手是台灣人，和黑人一樣歸類為少數民族(Minority)，對公司來說是「一石二鳥」非常划算。買好房子之後，才正式分別寫接受信(acceptance letter)給 GD/C 和 Logicon，在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一開始上班。

雖然 GD/C 的 job offer 中，含托運一部車子的福利，我們決定從波士頓到聖地牙哥自己開車，接受用哩程來計算旅途的支出費用。我們 1974 年在 El Paso, Texas 買的老爺車 Chrysler 300 已經老舊不堪，不適合長途旅行，決定買生平第一台新車。

日本車很耐用、又省油，但是找不到汽車門市部，只看到美國車商道奇(Dodge)的廣告，有一款新型車叫做 Dodge Colt Vista，

號稱是日本三菱(Mitsubishi)原裝進口，車身雖小，卻有三排座位。一見鍾情，沒有討價還價就把它直接開回家，那時的想法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這部車是我一生買車的分水嶺，之前買舊車，之後就都買新車了。

車開回家後，才發現這部車只有 AM 無線電收音機，沒有卡帶播放機，長途橫跨東西兩岸，小朋友可能受不了，這個問題對學電機的不難。於是我到 Radio Shack 買了一個車用卡帶播放機，電源線接到車上的香煙點火頭，後座兩旁上方各接上一個小喇叭箱，就萬事 OK。告別波士頓時，兒子剛滿七歲、女兒近六歲，我們買了幾卷兒歌在車上放給他們聽，聽來聽去最喜歡的一卷是 Sesame Street 所發行的 Ernie & Bert，百聽、百唱不厭，自得其樂。他們真是好騙！

從德州、開到愛俄華州、再開到波士頓的老爺車，有定速巡弋控制器 (cruise control)，在美國大江南北開車時經常使用它，是長途旅行非常實用的裝備。於是從波士頓出發前，我到 Sears 買了一套通用型的汽車巡弋控制器，自己把它裝到新車上，於是我們這台新車，上高速公路之後，腳就

可以不用踩油門了。這個新裝的巡弋控制器，一直從波士頓開到過了加州 Alpine 的山頭，快進入聖地牙哥時失靈，之後大都是開市內或是短程的高速公路，不需巡弋控制器，就沒有去修它。

1984 年 10 月初，找了一位同是台灣來有工程背景的房地產仲介，討論賣波士頓房子事宜。首先他建議我把房子重新油漆一遍，於是我就到 Sears 買了一個 28 呎的兩段式鋁製梯子，按照書上教的方法，有模有樣的開始當油漆工，兩天完工。然後他安排一次開放日 (Open House)，好像就是那次找到一對退休夫婦買主，沒討價還價就賣了 \$135,000。這個房子我們一共住了四年，買的時候是 \$72,000，能夠賣到這個價錢，我們很滿意。搬家前交接，買主問是否可以把那一個鋁製梯子留下來給他，我二話不說就把它掛回到車庫，雙方都非常愉快、好聚好散。

交接後，我們開始 Go West, young man 的旅途。先向南到紐約去拜訪牽手的表妹黃美惠和王緒醫師夫婦，之後就隨心所至、隨遇而安。想當年，沒有手機、沒有網路，全程只靠一本大地圖及加油站要來的附近城市的免費地圖，反正都在高速

公路附近，迷路的話就到加油站去問，處處遇貴人。

感恩節前到了芝加哥去看我妹妹唐美一家。再從芝加哥經過兒子出生地的愛俄華州，到丹佛去找成大同學周南山，感謝周南山的介紹，經過鳳凰城去找他的姊姊周中英，最後從鳳凰城開到聖地牙哥，完成橫跨美洲大陸之行。到聖地牙哥之後，簽好租約，搬進位在 San Carlos 短期的住處，等搬家公司把波士頓的物品家具運來。

1984 年 12 月 3 日到位在 Kearny Mesa 的 GDC 總部報到，拿到公司通行證之後，立刻到在 Pacific Highway 旁邊的一個大型工廠上班。那個工廠很神秘，什麼招牌都沒有(到現在還是)，我在大門口旁邊的一個小房間待了兩個星期，每天無所事事，沒有長官、沒有同事、沒有秘書，連上廁所都沒有見到有相同需要的人。

原來這個工廠屬於最高機密 (Top Secret) 層級的工廠，正在開發/生產隱形巡弋飛彈 Advanced Cruise Missile (ACM) AGM-129。而我當時只有 Secret 等級的安全許可 (security clearance)，層級不夠，不得從事任何有關 ACM 的工作。

GD/C 開發/生產的 ACM 之所以會成為最高機密，主要因為它是核子武器，更重要的是它隱形 (stealth)，在高空雷達看不到它。用 B-52H 長程轟炸機，一次可載 12 枚隱形巡弋飛彈，攻擊 2000 英里之外的目標，是一種戰略性武器。

我猜我是台美斷交後的一個受害者。斷交之前，從 Secret 層級提升到 Top Secret 層級，需要台北的美國大使館武官在當地的一些查訪作業。斷交之後，沒有這位武官的協助，我的升等程序在兩個星期之後，被打回了票，公司只好把我派回到 Kearny Mesa 總部。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之後的八年，我一直在 GD/C 從事 GPS 在戰術性戰斧式巡弋飛彈的應用，也有些成績，值得珍惜。

牽手在 Logicon 上班，她也默默準備考加州藥師執照，我未知詳情細節。她考上加州藥師執照時，我父母親也住在一起，全家大小都很開心，皇天不負有心人，她終於回到本行，證實出生時算命師「藥命」的預言。從 1987 年擔任住院臨床藥師至今，她尚未完全退休，我以她為榮。

舉目無親、身處異鄉、文化差異、語言障礙，留學和移民生涯充滿挑戰。

感謝老天爺的眷顧、祖先的行善積德、親友的照顧幫助，萬事皆逢兇化吉，而今平安渡過大半生，實屬萬幸。本文所談的 IEEE 關鍵論文，改變了我一生的職業生涯，生活充滿了很多驚喜，相信讀者也有許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經歷故事得以分享。

後記：

1. 隱形性先進巡弋飛彈總共生產 460 枚，在 2012 年未發一彈、全數銷毀；

2. 1984 年我的弟弟唐隆，那時他單身，在波士頓哈佛大學負責管理一間全新電腦教室的運作，知道我



AGM-129 Advanced Cruise Missile

特色：尖嘴、圓身、前掠翼
向下垂直尾翼

特殊裝備：雷射測速雷達
(Lidar)

們要搬到聖地牙哥時，他二話不說，立刻辭職，也賣掉他的房子，把一些重要物具和我們的一起，隨著搬家公司搬到聖地牙哥。可見這篇 IEEE 論文，也同樣的改變了他的一生。

Gregory L. Mealy (S'72-M'73) received the B.S. and M.S. degrees in systems engineering from Oakland University, Rochester, MI, in 1971 and 1973, respectively, and the E.E. degree fro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Boston, MA, in 1982.



Since 1973 he has been with The Analytic Sciences Corporation (TASC), Reading, MA, where he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estimation techniques to navigation and power systems.

Mr. Mealy is a member of Tau Beta Pi and the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Wang Tang (S'76-M'78) was born in Chiay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on May 26, 1950. He received the B.S. degree in 1972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the M.S. degree in 1975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El Paso, and the Ph.D. degree in 1979 from Iowa State University, Ames, all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ince December 1978 he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Technical Staff of The Analytic Sciences Corporation (TASC), Reading, MA. He has been concerned with analysis of various navigation and guidance systems for military defense. His more recent interests have included the applications of computer-oriented approaches and statistical estimation techniques in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sensor modeling, sub-optimal filter desig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or integrated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s.

Dr. Tang is a member of Eta Kappa Nu, Phi Kappa Phi, and Sigma Xi.

老夫老妻，再次看見我們的你我

張運帆

七月迎來父親離世 31 年，八月迎來母親離世 11 年，九月迎來與先生結婚 33 年，若是再算上認識的時間，我們竟然已經牽手 39 年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

因著媽媽台灣國語的電話烏龍，她明明說要找張運帆卻來了張裕華，人看似的偶然卻是神美意的安排。就這樣戲劇性的認識了先生，順利的經過我工作，他當兵，沒有兵變的走著走著，沒有太多掙扎，一切就是想當然爾的在神與眾親朋好友見證下結婚了。還記得先生牽著我的手從紅毯的這端跑出教堂的大門，心想著公主王子從此將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日後才發現婚姻紅毯很段，但一輩子很長，幸福快樂的另一扇門是在於我在於他都要竭盡努力的代價：深藍與深綠的融合，鄉下小孩與都市小孩的融合，軍人家庭長大與自雇者家庭長大的融合，處於左腦冬眠的我與左腦極其發達的他的融合，即便我們有著共同的信仰，但仍舊需要很多的打

破，然後交織在自我與合一中重新來組合。我放下了我的刺牙牙，不再自私的只看見我自己，在我的身上漸漸有了他的樣子，他的身上也有了我的影子...

心與心遇見的革命情感

陪公子讀書的我因為一下子沒工作，再加上懷孕，一時陷入藍色的憂鬱：我好像不見了，我的價值找不到了，唯一存在的目的就是在舉目無親孤單的公寓裡孵蛋，這些負面情緒很快就淹沒了初為人母的喜悅。看著先生每天出門上學，利用閒暇之餘去打工，我心中開始了埋怨，甚至起了忌妒的心：憑甚麼他可以有多采多姿的生活，而我只能呆在家裡？

然而這些就在女兒出生後全嘎然而止，因為胎盤早期剝離而造成女兒缺氧 23 分鐘，醫生不帶情感的解釋著：“若是一星期內沒醒，你們就要做準備...”明明是英語從他的口中說出，但所有的話就像化外之人說的外星語從我的眼前飄過...

原本打電話回去報平安，卻接到爸爸大腸癌轉移

到肝臟末期的惡信，第一次直視死亡卻又要對神對神的話有信心，我必須承認我根本就做不到。

很多人來探望，很多人用神的話來安慰，我心中明明知道要倚靠神心裡得堅固，但眼淚就是止不住的一直流一直流。然而我卻驚覺的發現：就在深感力不能勝的風暴裡，我的心竟完全的敞開給另一顆心，心與心的遇見原來不是在乎靜而是在同舟共濟的船上，是在我們看似有選擇卻沒有選擇必須留在美國尋找出路時，是在一起經歷風風雨雨卻依然緊緊依靠著彼此而勇敢前行時...

陪伴著女兒的成長，這條路上的艱難根本是無法言喻的，但感恩的是先生能包容著一下高山一下低谷，一下歡笑一下淚水，一下像惡魔一下像天使的我，漸漸的不再是兩個人，而是一人：成了擁有相同信仰，相同價值觀，相同理念的我們。對彼此成了委身與帶著忠誠革命情感的生命共同體，不是年少剛談戀愛時對愛情的憧憬，也不是剛結婚時對肉體的渴求，而是兩顆

心的相遇：珍惜，感恩，安安靜靜的守護著彼此。

同一條道路卻有兩條不同的路徑

1998年我們成了有殼的蝸牛，結束了六年來不斷搬遷如同遊牧的生活。就像所有第一代的移民，我們努力創造出自身的價值，為了讓自己能夠在這異地他鄉具有競爭力的存活下來，在這移民的列車上我們跟著前行，也探索著...

我帶著女兒進出醫院檢查，做各樣的治療，然後兒子出生，我順理成章成了不曾有過的生命規劃：全職媽媽，家庭主婦。先生則是加把勁的卯足全力為我們的小家撐起一把安全無經濟壓力的大傘，兩個孩子不僅在這稱為家的建築物裡，也在稱為家的關係裡健康快樂自信也充滿自由裡長大。

先生會計師的工作造就兩個孩子從很小就明白了所謂季節的概念，因為一到報稅季節爸爸就會從他們日常的生活裡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超人媽媽一邊扮演著媽媽，還要外加上爸爸的角色。然後在媽媽成了牧師之後，兩個孩子也迅速的認識到一個人會有不同的身份扮演，而且要很快的去切換。

我真的非常感恩的是兒子在自由切換角色時沒有變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不帶有情感的機器人，或者只是帶著面具虛偽的表演，相反地，他在快速變換身份裡仍保有著那顆真實的赤子之心以及應有的初心。

如同早期傳統的家庭模式，我們在女主內男主外的同一條道路卻又是兩條不同的路徑上加速著前行。在非常忙碌的起家階段到現在的平穩，雖然過程經歷很多的變化，但兩個孩子都知道也相信除了神以外，他們和家永遠是最我們夫妻的最最優先...

再次看見我們的你我

就在孩子們都長大獨立，生活也實現了經濟自由，豐衣足食後，我們根本沒注意到其實不需要在自己的途徑上單獨駕駛，因為我們的身旁還有個稱為另一半的人，但夫妻二人似乎早已習慣在拼搏的路上自己一人去做所有的決定，而家只成了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我們忘記了要再次努力的走進彼此的世界...

這階段早已過了熾熱激烈的磨合期，這階段早已過了所謂七年之癢的激情期，這階段早已過了要確認“他是愛我”信任的試探

期。現在進入稱為老夫老妻的階段，為了孩子而努力的理由不見了，為了衣食無憂而努力的理由不見了，為了家而各自投入事業努力的理由不見了。這階段是若不努力再去看見對方的存在，就容易成了各自在獨立路徑前行的單一個體，line的聊天群上面有各式的交集圈獨獨缺了另一半的。多一句的解釋都嫌麻煩，坐下來的溝通談心成了沒必要的日常，只因我們已經是老夫老妻，對方一定知道我的心意，曾幾何時另一半成了非常陌生的生人。

以前報稅季節結束就可以期待先生一起吃飯，一起度過週末，也沒真正做甚麼，就是有一段兩人可以無所事事的坐在對面...但不知從甚麼時候起，一起吃飯的時間被他各式的會議佔據，週末被各樣等他出席的活動佔滿，再加上我也常常回台灣傳道，還有女兒的特殊原因，我們對彼此的世界成了二分熟的牛排對三分熟的牛排說的話：你我不熟。感謝主給了很美榜樣的公公婆婆，在孩子們都大了之後，公公努力的找到路徑帶另一半進入他的世界，公公篩選著將婆婆介紹進入她之前在家中沒能進去的世界，就這樣在獅子會的年會上看

多拂港白色峭壁訴說的故事

Stories of “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

施賴美惠

今年十一月十四日，連結歐洲大陸與大不列顛的英吉利海峽(English Channel)海底隧道(Channel Tunnel)火車”歐洲之星 Eurostar”將慶祝通車三十週年。自公元1066年法國諾曼第大公征服英國以來，歐洲之星是英國第一個來自歐洲大陸的侵略者 invader，在超過一千年之間，有1803年拿破崙的十三萬大軍，二千艘兵艦，二年攻擊不進英國第一前線的多拂港 Dover 而撤軍的歷史，有希特勒因陸攻不易，改為日夜空中轟炸，也拿不下英國的“英國戰役 Battle of Britain”，英吉利海峽是英國的天然屏障，而位於英國最東南角，面對英吉利海峽的多拂港 Dover 上的白色峭壁，高度350英呎，長度16英哩，是英國軍事上，防禦歐洲來敵的第一道防線。

英吉利海峽(English Channel)及海峽的海底隧道(Channel Tunnel，暱稱 CHUNNEL)

世紀以來一直是世仇的英國和法國，戰爭不斷，例如英法百年戰爭(1337-1453 AD)持續了116年，雙方各自經歷過五代國王，交戰地點或在法國或在英國，彼此都渡過英吉利海峽互相攻擊，但是終沒能澈底征服對方，百年戰爭導致英國損失除了 Calais 外，所有在法國的領地，而且國家幾乎破產，以致埋下三十年內戰“玫瑰戰爭 War of Roses 1455-1487 A.D.”的種籽，法國戰後固守民族主義，也盡量不去惹火英國，二個國家，隔著英吉利海峽互不相犯(隔的不是河水也不是井水，而是海峽的水)，但是

心結一直存在(見後記二，邱吉爾的葬禮)，海峽上英國的多拂港 Dover 和法國的 Calais 港相隔只有二十一英哩，在1994年三十一英哩長的海底隧道未通車前，二國之間的交通工具只有二種，飛機和 Hovercraft，後者類似我們小時候坐的“澎澎仙”橡皮艇，二層高，水陸兩棲，我們在1989年帶著二個高，初中的女兒由大不列顛的多拂港進入法國的 Calais 港遊歐洲時，坐的就是這種橡皮艇，那時渾然不知，“澎澎仙”經過的海面地底，二國的工程師正在忙碌的由英法兩頭，進行挖掘海底岩層的鉅大工程，二方將相遇會合的“隧道中間點”(見圖)必須計算得毫不差，否則海底下碰不到面，此中間會合點即是隧道完成點，計劃中英吉利海峽

【接前頁】

見婆婆唱卡拉 OK 的身影，在高爾夫球場上看見婆婆揮杆的身影，在公公的朋友圈的飯局上看見了婆婆的身影...

很多一輩子以家以孩

子為中心的女人這時會換來某種程度的嫌棄，因為對對方的世界都成了最陌生的人，而陌生是最可怕的敵人。不是對與錯，也不是不懂感恩，更不是無理取鬧，

老夫老妻的另一半說著：『我需要你再次看見我！』多一句話的解釋與詢問，多一句話的溝通，多一次心的對話，多花一點時間帶我進去你的世界...

海底下面要開鑿的是“三條”海底隧道，包括正反方向來自英、法的二條，及中間一條的維修隧道“Service Tunnel”。

海底隧道在 1988 年開始挖掘，挖掘海底岩壁，必須有特別設計重量級的挖掘機器，命名為 Boring Machine，海底岩壁深度最深的地區是海平面“下” 246 英尺，歷經六年，工程費用比預期多了一倍，隧道火車“歐洲之星”在 1994 年十一月十四日正式通車，比乘飛機貴的昂貴票價，引致乘客稀少，加上工程貸款的利息，營運每年虧損，經營了二十年才平衡收支，隧道總長 31 英里，車程三十五分鐘（還未坐定，已經到站），從倫敦到巴黎依不同坐位等級，票價在 \$52-\$94 之間，價位不便宜，若曾經搭乘過，得到的是難得的經驗，三十年來，從巴黎又另開鑿地面上聯結到比利時及荷蘭的鐵道，最特別的，當然是英吉利海峽下三十一英里的海底隧道，三十年來，隧道內曾經發生過五次火災，幾番驚險，沒有死亡。

另一種橫過英吉利海峽的方式是：游泳，根據記錄，能夠游過海峽的泳者，比登上喜馬拉雅山聖母峯的登山客還少。原因很多，英

吉利海峽風驚浪險，最短距離的 Dover 和 Calais 的游泳，常常不是直線的 21 英里 (Swim Route)，而是必須視風向，海浪調整的曲線 (Swim Track)，第一次游過海峽的記錄是 1895 年英國海軍船長 Mathew Webb 用傳統的蛙氏游過的 21 小時又 40 分鐘，他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偉大的成就，沒有是簡單的 Nothing great is easy”，自有記錄以來，在 9/8/2023 那天，Andreas Waschburger 的單程 6 小時 45 分，25 秒是最快的速度。

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 & The Dover Castle

在英國的多拂 Dover 港，法國的 Cap Gris Nez (Calais 港) 面對英吉利海峽的二國海岸線，都有大片的白色峭壁 White Cliffs，非常的顯眼壯觀，1944 年電影，“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 因此命名，白色峭壁是億萬年前這個地方還是深海的一部分時海中生物的屍身積成的，水退後浮出水面的峭壁就形成了這個特殊的景觀，位於英國東南角的多拂港，是英國抗拒歐洲敵人來犯的第一道防線，羅馬人早在公元前就在這裡開始建了一座燈塔稱為“Pharos”，

公元 1066 年法國諾曼第大公登陸英國，知道多拂港的重要性，“開始”建造面對海峽的“多拂城堡 Dover Castle”做禦敵之用(真正大力擴建是在曾孫亨利二世時代)，多拂名字來自“水”的古英文 Dubra，再演變而成 Dover，這裡發生很多歷史故事，城堡內有一個特別的地區，供奉英國大主教 Thomas Becket 的衣冠塚 (Shrine)，英王亨利二世和摯友 Thomas Becket 小時一起長大，成年後的國王任命摯友為英國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英王為權力，要大主教立宗教條文，強制教會屈服於國王，Becket 因宗教良心而不屈，公元 1170 年，國王派遣四名刺客，在 Canterbury 大教堂祭壇前，乘主教祈禱時殺了他，其後國王良心不安，身著布袋，赤腳跪地，命八十名教士每人鞭罰他三次，做為贖罪，二年後 Becket 被封聖人，歷史上，宗教完人，因堅持宗教良心而不惜犧牲性命殉教的，在四百年後的 1535 年，又有英王亨利八世的宰相 Thomas More，他在倫敦塔 Tower of London 上斷頭台前說了一句“I serve my king but I serve God first”，大義凜然，死而無憾，電影“A Man of All Seasons”寫

的就是他的故事。

Dunkirk Evacuation 登克大撤退(Miracle of Dunkirk 登克奇蹟)

Dunkirk 是個法國海港，和英國本土隔著英吉利海峽 47 英哩，原是個不見經傳的小鎮。1939 年九月一日，希特勒無端侵犯波蘭，展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雖然隨後英、法在九月三日對德國宣戰，但是其後六個月（9/1939 到 3/1940），雙方並沒有什麼大戰役發生，歷史上稱這六個月為“假戰爭 Phony War”，在地理上，法國和德國有大片邊境相連，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吃了德國虧的教訓，法國在法德邊境建築了著名的“馬其諾防線 Maginot Line”（1929 始建到 1938 完成），備有空調的碉堡令法國人覺得很安全而高枕無憂，沒想到自 1940 年五月起，德國繞開馬其諾防線，由北部進攻比利時，盧森堡，和荷蘭（這三個國家，在地理上，稱為 Lowland 或 Low Countries），德國大批兵力加上坦克車隊由北邊的 Lowland，進入北法國，攻佔了所有法國海港，只剩下連碼頭都被炸掉的登克港孤懸一線。眼見希

特勒大軍在五月二十三已經在登克城外二十英哩處，英國外相 Halifax 主和、建議和談投降，當時邱吉爾剛在五月十日新接任英國首相，他決意奮戰到底。

當時被逼到登克一角的盟軍有四十多萬，包括二十多萬英國精銳的“重軍團 BEF (British Expedition Force)”，盟軍前有德軍，後有英吉利海峽，眼見這將是一場大屠殺，剛上任的首相邱吉爾告訴國人：“我們一定要把他們帶回家”。這個“登克大撤退 Dunkirk Evacuation”的方案，在歷史上有個代號叫“Operation Dynamo”，邱吉爾任命海軍少將 Bertram Ramsey，及幕僚長 William Tenant 負責進行撤軍，他們的指揮中心就在白峭壁上的多佛城堡 Dover Castle 內密室。

大撤退基本上有三個大難題：

1: 英吉利海峽的水深無法提供英國大型軍艦的停泊，這些載容量大的 Destroyer 型軍艦，只能停在英吉利海峽外的北海，所以需要小型船隻負責由海灘轉遞輸送人口，因此急迫的需要小型船隻。邱吉爾向全國民眾，凡是有船的，提出了求救要求。

2: 德軍在英吉利海峽佈滿約一千個號稱“Nazi Super Mine 的超級水雷”，如何躲開這些每個 660 磅重的水雷，成為軍方工程及科學人員的首要任務（見後記），撤軍參謀總長 William Tenant 發明了人造碼頭(Breakwaters 或 Moles)，減少觸發水雷的危險，縮短海岸到船隻的距離，這種人造碼頭後來也用在 D-Day 諾曼第登陸上。William Tenant 戰後因此而得到很多戰爭勳章。

3: 德國空軍 Luftwaffe 在海峽上空不斷轟炸。英國老式飛機 Hawker Hurricane (鷹式颱風) 根本不是德國俯衝轟炸機 dive bomber “Stuka”，加上如虎添翼護航戰鬥機 Messerschmitt 109 的對手，那時英國已經有比德機更輕，更快的 Spitfire，但是邱吉爾為準備萬一英國本土被侵(U.K.Invasion)，保留了很多 Spitfire 未送到登克與德機空戰，在登克海灘受困的兵士都成了德機從上空打下的標靶。

原本計劃，希望撤離約四十多萬人的十分之一，在政府號召下，全國各地大小漁船，遊艇，小艇，舢舨，包括泰晤士河的觀光船，總共有 861 艘(這些小船，在英國歷史上被尊稱為

Dunkirk Little Ships), 由 Ramsgate 港口, 齊向登克港出發, 來來去去, 或載向大船, 或載回英國, 能載多少算多少, 日日夜夜, 九天 (5/27/1940 到 6/4/1940) 之間, 根據英國官方記錄, 包括軍艦輸送, 登克大撤退共救出了 338,226 名軍士。其中, 英軍 215,000 左右, 其餘法國, 波蘭, 比利時及荷蘭軍約 123,000。出動的民船 861 艘, 被擊沈的 243 艘, 到今天八十多年後, 仍然有 100 隻參與的民船被保留做紀念, 英國在法國損失了六萬八千名軍士, 包括在登克的一萬七千名, 這其中, 有留在殿後, 做最後一道防線抵禦, 明知會犧牲的敢死隊, 所有武器, 除了兵士手上能攜帶的手槍之外, 一切裝備武器, 戰車, 軍車都放棄在登克海灘上。

登克必須撤退, 從軍事角度看, 是英國的恥辱 Disgrace, 但是也因為這次撤退, 成功的保留了兵力, 到 1945 年九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漫長五年, 英國才不致於滅國, 世界歷史才不致於改寫, 在撤退執行過程, 登克精神 Dunkirk Spirit 是人性光輝發揚的極致, 這是一個奇蹟, 所以被稱為 “登克奇蹟 Miracle of Dunkirk”, 英國首相邱吉

爾, 在撤退完成當日, 1940 年六月四日, 對眾議會的如下演說變成舉世名言(我記得拙文 D-Day 曾提過):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決不投降, 戰鬥到底!

登克撤退的故事, 多次被拍攝成電影, 最新的是 2017 年的版本, 片名就叫 Dunkirk。遺憾的是, 策劃並執行登克大撤退成功的英國海軍少將 Bertram Ramsey 於撤退完成後七個月, 在法國因座機失事而喪生, 終沒有能親眼目睹第二次大戰的結束(這種飛機失事情況, 使我聯想到在太平洋戰區, 因為日本通訊密碼被美軍破解, 美軍打下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座機, 是巧合嗎?)。

後記

1: 英王亨利二世是英國金雀花王朝 (Plantagenet Dynasty 1154-1485 AD) 第一名君王, 其子 King John 是被貴族逼迫簽署大憲章 Magna Carta (6/15/1215 AD)

的國王, 大憲章是世界民主政體的雛形。我記得在蔡英文主政時期, 有一年的六月十五日, 她給我送來慶祝大憲章簽署的訊息, 當然我一定是大宗郵件的受文者之一, 顯見她也是對政治歷史有研究的。

2: 從懸崖削壁進攻敵營, 若削壁不高, 可用繩索攀登, 稱為 “Scaling”, 但是最典型的軍事戰略, 就是削壁底層挖隧道, 稱為

“Undermining”, 拿破崙使用這個方法在多佛白色削壁下進行, 但是他有十三萬大軍, 挖掘不了那麼多隧道, 而且隧道挖成的另一端, 英軍早就在候駕, 攻擊二年, 終於在 1805 年撤軍。再過十年到 1815 年, 一代名將還是在北利時的滑鐵盧, 敗給由英國威靈頓公爵率領的聯軍, 引發他生平最後一次被放逐到 Saint Helena 孤島, 終其一生, 這就是 “兵敗滑鐵盧” 這句名言的由來, 在倫敦有一座滑鐵盧橋是電影 “魂斷藍橋” 的背景

(Waterloo Bridge), 那個地區稱為滑鐵盧, 這個滑鐵盧和拿破崙兵敗的比利時滑鐵盧是完全無關的。但是邱吉爾利用這個英國的滑鐵盧, 奚落了法國總統戴高樂, 邱吉爾是繼威靈頓公爵後一百年以來第一名接受國葬的平

民，死前，他留下遺言，各國政要，包括法國總統戴高樂，參加他的葬禮路線，是以倫敦滑鐵盧車站為棺木運送到西敏寺 West Minster Abby 的起點，邱吉爾即使在另一個世界，仍不忘給法國人顏色看，在巴黎，若參觀拿破崙的四層桃花心木 Mahogany 棺材，可以看出使用了四個棺材層層重疊之後，拿破崙的身材短小，就如史家形容的一樣。

3: 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有二項超級武器，一是密碼機 Enigma，一是超級水雷 Super Sea Mine (水雷是炸水面上軍艦，魚雷 torpedo 是炸潛水艇，地雷 land mine 埋在陸地地下)，盟軍因為無法破解這二項精密的設計，傷亡慘重，但是在 5/9/1941，英國皇家海軍在北大西洋上，德國潛水艇(U-Boat) 的 U-110 號上，取得一台密碼機，送回英國解碼中心 Bletchley Park 研究解碼成功，扭轉了戰局。另一項超級水雷的突破，德國誤投了一枚在泰晤士河岸泥地上，英國人撿拾後，送到專門研究破除水雷的 Mine School，拆除下來後發現是，德方使用磁力原理，讓船和水雷相吸，引發爆炸，知道了這個原理，英國軍艦 HMS Vernon 上加拿大工程

師 Charles Goodeve 發明了最簡單的對付磁吸方式，在船四週，纏繞一圈電纜線，這個發明稱為 Wiping，利用正正相斥的原理，船就不會被水雷內的強磁吸去而爆炸了。戰爭不必短兵相接，Intelligence, Innovation 都是武器。

4: 二次大戰，德國投降後九週，在德國波茨坦 Potsdam，聯軍三巨頭，史達林，杜魯門和邱吉爾共同舉行了 Potsdam Conference (7/17/1945-8/2/1945)，以決

定戰後德國命運，但是英國在七月二十六日大選揭曉後，保守黨大敗，邱吉爾下臺，會議上，英國首相必須臨陣換將，變成工黨的 Clement Attlee，所以波茨坦會議有二個三巨頭的照片版本，二名不同的英國首相，前後赴會，形成少見的歷史鏡頭（見圖）。何以邱吉爾領導英國人渡過最黑暗的時刻，卻在光明來臨前，為英國人遺棄？故事很長，留待下回分曉！





英法兩國在隧道中點相會



Potsdam Conference
7/17/1945



Potsdam Conference
8/2/1945

Sunday, November 3,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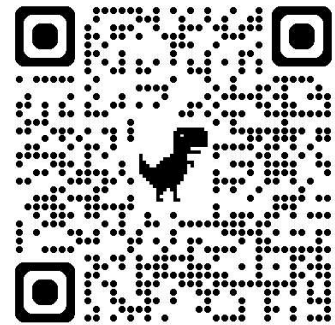
7:30AM 開幕 / 8AM 健走開始

Balboa Park, San Diego, CA
Corner of 6th Ave. and Laurel St.

免費參加 (歡迎依個人意願捐款)
請掃描QR Code網路報名

Team Taiwan T-shirt可向台灣中心借用
當天加入亦可, 建議事先上網報名
報名請搜尋並加入Team Taiwan

加入TEAM TAIWAN
健走『挺台灣』!



捏陶體驗 工作坊

NOV. 20, 2024 星期三
1:30PM @台灣中心

請在11/13前洽台灣中心報名

taiwancenter@gmail.com / 858.560.8884

Teralta Art與台灣中心合作把捏陶的樂趣帶到台灣中心！我們將會學到幾項基本手捏陶的技巧。每個人做一個自己想做的小器物，例如咖啡杯等。做完之後可以選擇釉料的顏色。老師會將成品帶回工作室風乾燒製與上釉，三星期後帶回到中心。

所有成品將會是無毒的陶器，可以在日常使用。



Maggie Shen (沈芳戎) 是一位跨領域藝術家，擁有藝術創作、教育和藝術治療的學位。作品曾展出於國立台灣美術館、二十號倉庫、桃園國際機場和華山藝文特區的南海藝廊等地，並參加過由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林平及前台北當代藝術館館長石瑞仁策展的展覽。現任 Teralta Art 的執行長。



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 of San Diego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Center

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 台灣中心

7838 Wilkerson Court, San Diego, CA 92111 (858) 560-8884



Susan Komen More Than Pink Walk 為癌症公益健走

時間：11/03/2024 (星期日)

7:30AM 開幕 / 8AM 健走開始

地點：Corner of 6th Ave. and Laurel St., San Diego CA

註冊費用：免費(歡迎依個人意願捐款)

Team Taiwan T-shirt可向台灣中心借用

當天加入亦可，建議事先上網報名

報名請搜尋並加入Team Taiwan

活動詳情及網路註冊請掃描QR Code



TECO-LA 行動領務

時間：11月21日 (星期四) 12:30PM 開始

預約時間：11月07日 (星期四) 12PM

開始接受電話預約 (電話：858.560.8884)

為確保預約順序公正，恕不接受email與現場預約。預約名額40名，額滿為止。

可收件種類及其他注意事項請見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網站。<https://www.taiwanembassy.org/uslax/>

NSO 國家交響樂團 聖地牙哥演奏會 《迴想今昔》

時間：11/26/2024 (星期二) 7PM

地點：Conrad Prebys Concert Hall

免費索票請在11/15前洽聖地牙哥台灣中心 (phone/ email)

*數量有限，我們將以來電/email

登記先後順序為準。

演奏會詳情請掃描QR Code



年底假期休館時間

感恩節	11/28/2024 - 12/02/2024	休館
聖誕節	12/22/2024 - 12/26/2024	休館
2024元旦	01/01/2025	休館

捏陶體驗工作坊

時間：11/20/2024 (星期三) 1:30PM

地點：台灣中心

請在11/13/2024前電洽或email中心報名

Teralta Art與台灣中心合作把捏陶的樂趣帶到台灣中心！我們將會學到幾項基本手捏陶的技巧。每個人做一個自己想做的小器物，例如咖啡杯等。做完之後可以選擇釉料的顏色。老師會將成品帶回工作室風乾燒製與上釉，三星期後帶回到中心。所有成品將會是無毒的陶器，可以在日常使用。

Maggie Shen (沈芳戎) 是一位跨領域藝術家，擁有藝術創作、教育和藝術治療的學位。她在台灣長大，並在美國學習藝術治療，之後在法國和瑞士居住了七年。她的作品曾展出於國立台灣美術館、二十號倉庫、桃園國際機場和華山藝文特區的南海藝廊等地，並參加過由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林平及前台北當代藝術館館長石瑞仁策展的展覽。Maggie的藝術表現了在人生變遷中的適應性，同時展現了她作為女性和移民的經歷所鍛煉出的力量。她採取整體生態性的觀點，將個體經驗為核心，並與整體產生聯繫和對話。現任Teralta Art的執行長的她，Teralta Art工作室即為她社會雕塑的體現。

E-Waste Recycle

截止日期：12/01 - 12/31/2024

地點：台灣中心

歡迎將家中不需要的電器用品拿到中心來回收
以下物品需酌收回收費用：

VHS/DVD TAPES 0.50/LB | MICROWAVES \$3 | VACUUMS \$3
PRINTERS/FAX MACHINE \$3 | FLUORESCENT BULBS \$2 -4FT
POWER TOOL BATTERIES \$1 LB | TONERS \$1 EACH
BIOTECH EQUIP | MEDICAL /TESTING | LARGE APPLIANCES
-> CALL FOR CHARGES



稅務講座

時間：12/08/2024 (星期日) 1:30PM

地點：台灣中心

講員：張裕華會計師 | 盧以樂會計師

盧以樂會計師：Tax Implications for Non-US person's U.S. Investment

張裕華會計師：U.S. Gift & Estate Taxes overview

台灣中心十一月份活動表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1 Taiko Club (12pm) 婦女俱樂部 (2pm)	2 乒乓俱樂部 (12:30pm)
3 休館	4 休館	5 橋牌俱樂部 (1pm) 土風舞俱樂部 (2pm)	6 長輩會活動 (11am)	7 排舞俱樂部 (1:45pm)	8 Taiko Club (12pm) 婦女俱樂部 (2pm)	9 乒乓俱樂部 (12:30pm)
10 乒乓俱樂部 (12:30pm)	11 休館	12 橋牌俱樂部 (1pm) 土風舞俱樂部 (2pm)	13 長輩會活動 (11am)	14 排舞俱樂部 (1:45pm)	15 Taiko Club (12pm) 婦女俱樂部 (2pm)	16 乒乓俱樂部 (12:30pm)
17 乒乓俱樂部 (12:30pm)	18 休館	19 橋牌俱樂部 (1pm) 土風舞俱樂部 (2pm)	20 長輩會活動 (11am) 黏土workshop (1:30pm)	21 TECO行動領務 (12:30pm)	22 Taiko Club (12pm) 婦女俱樂部 (2pm)	23 乒乓俱樂部 (12:30pm)
24 乒乓俱樂部 (12:30pm)	25 休館	26 橋牌俱樂部 (1pm) 土風舞俱樂部 (2pm)	27 長輩會活動 (11am)	28 Closed for Thanksgiving	29 Closed for Thanksgiving	30 Closed for Thanksgiving

*所有活動均有可能變動，詳情請至 www.taiwancenter.com 查閱。